



闯荡东欧

莫伸

文化艺术出版社

闯 荡 东 欧

莫 伸

闯 荡 东 欧

莫 伸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文化艺术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 181,000

1997年6月北京第1版 199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9-1502-1/I·652

定 价:11.60 元

目 录

踏上征程.....	(1)
在国际列车上	(10)
满洲里的“阿迪达斯”	(14)
在俄罗斯边境站	(18)
贝加尔遐想	(25)
活跃的伊尔库茨克	(30)
驰进欧罗巴	(36)
初到莫斯科	(41)
令人恐怖的换汇	(46)
买食品 坐地铁	(53)
决非谦谦君子国	(58)
俄罗斯的母亲们	(62)
克里姆林宫的迷惑	(66)
赶往布加勒斯特	(73)
过“关”	(81)
语言的困窘	(86)
“阵痛”中的罗马尼亚	(91)
在艰难中挣扎的文化艺术.....	(100)

在罗马尼亚的中国人·····	(103)
留学生刘方华·····	(108)
郭燕萍与“中国沙龙”·····	(114)
“既非地狱,也非天堂”·····	(126)
瓦娜小姐·····	(132)
海滨日光浴·····	(142)
浪漫的度假·····	(149)
真假警察·····	(156)
误入圈套·····	(162)
布达佩斯之行·····	(166)
行驶在乌克兰大地·····	(185)
再访莫斯科·····	(190)
阿尔巴特街见闻·····	(196)
难测的世事·····	(200)
伏尔加! 伏尔加·····	(206)
阿拉木图的中国人·····	(215)
附·····	(233)
后记·····	(235)

踏上征程

1992年7月31日,是我们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的日子。

一大早,我们就到西单和秀水街去。这是独联体和东欧人拼命采购东西的地方。我们准备买些商品,以便万一经费紧张,可以用这些抢手货物换些卢布。再就是我们要为接待和帮助我们的外国朋友送礼品。而这些朋友究竟需要些什么?喜欢些什么?我们心中没数。干脆,随行就市,跟着“倒爷”走!

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票价为164美元。我们要用人民币外汇券,也就是800元左右。当初买票时,票十分紧张,排队要到两个月之后了。结果一位票贩子闻讯找到我,表示愿意以每张票2500元人民币的高价卖给我。我不肯。他便说:“放心,你不吃亏!你自己算一下帐。一张票可以带35公斤行李,等子可以带28件皮茄克。按一件净赚100块钱算,28件赚多少?”

又说：

“要是你不愿意带皮茄克，就带阿迪达斯运动衫，带阿迪达斯旅游鞋……”

我对什么“阿迪达斯”之类太不懂了，于是指着脚上的白色旅游鞋说：“就是这种旅游鞋吗？”

他一瞪眼，很不屑地：“带这鞋得赔死你！我这鞋三四百块钱一双！苏联人哪见过？得买假货！十六七块钱一双的！”

他开始热心地为我出主意：皮茄克一定要到西单百货商场买。不能买贵，要买猪皮茄克七八十块钱一件。至于“阿迪达斯”运动衫，也断断不能买真货。得买 30 多块钱一套的……

票贩子是头一个向我传递商品讯息的人。可谁能辨清他这些讯息是真还是假呢？

夏天的 9 点多，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西单街道上早已是人潮如潮。我们转了几家商店，很快便见到出售“阿迪达斯”旅游鞋的。鞋帮上印有很醒目的英文字样。一问价，果然是 16 元一双！

售货员是位容貌姣好的妇女，非常热心。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成箱买，价钱可以更便宜。

我们问：“这是不是卖给苏联人那种‘阿迪达斯’？”

她很爽快地回答：“没错儿！”

“好销吗？”

“太好销了！”她说，“听他们说，根本到不了莫斯科，在路上就全卖完了。”

我们想买几双，却又犹豫起来。不错，到处都说好销，可这些信息又全都是“听说”。中国有句名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无论如何，不亲眼看见，我们就无法放心。

于是沉住气，继续转市场。

10 分钟以后，转到西单十字路口靠东北角一家商店。这里每个包租的柜台上都挂满了皮茄克。在门口光线豁亮处悬挂的皮茄克比较高档，显然不是我们需要的。于是继续朝里走。没走几步，看见柜台前三五成群地围着外国人。从他们说话中不时冒出的卷舌音来判断，他们是俄国人。

悄悄向售货员打听。果然。

再看看皮茄克标价：85 元一件。

显然，这就是那位票贩子所说的猪皮茄克。

我们静静地站在一旁观察，发现这些俄国人果然对这些廉价的皮茄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抖开一件，上上下下地细看；紧接着又抖开第二件、第三件，越往后看得越马虎。看过七、八件，心里有数了，于是拍板定局。女售货员很快从里边为他们抱来一捆又一捆的皮茄克。他们则毫不犹豫地钱付钱。之后将皮茄克塞入他们自带的、大得惊人的口袋，或背或扛地走了。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一种十分满足的神情。

这可真正是眼见为实——我们不再犹豫，掏出钱，一人买下两件。

买了皮茄克，各人又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理解买了一些文化衫、T 恤衫。听说俄国人很喜欢喝北京的二锅头酒，又各买了一瓶。再下来，买四川榨菜，买方便面，买武陟炒面……都知道俄罗斯目前正处于困难时期，但究竟怎么个困难法？面难到什么程度？大家却心里没数。于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首先带足吃的！

开往莫斯科的 19 次国际列车晚上 8 点 32 分发车。是俄罗斯车班。

下午 4 点，我们便早早来到北京车站国际旅客候车室候车。

之所以来得这样早，是由于无事可干，于是凑在候车室里聊

天，权当节约住宿费。另一方面，还是由于我们心里没底。虽说我们一行5人中大多数都曾经出国访问过，但那都是飞机来去，有专人接送照顾。而这一回，我们有意识地选择了坐火车，选择了实地闯一闯、体验一下“真实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对我们了解国外无疑大有裨益，但同时，它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困难。我们担心的是：不要由于某种手续的不健全面引起麻烦。

国际列车候车室位于北京站中央大厅的东南角，这里人不多。看来，国际列车毕竟趟数有限，并且离放行的时间实在太早了些。所以站务员也很随便，对出出进进的旅客毫不干涉。

但是一到6点，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离6点还差一刻钟，我出去吃了顿饭。回到候车厅，发现候车大厅的电梯旁，已经排起长长的队伍，而通往国际候车室的道口已用绳子拦住。有站务员和公安人员守在这里。

我走上去，被站务员拦住。反复解释我是出外去吃饭的，又掏出护照，这才勉强被获准进去。

看了看，排在队伍里的绝大多数是外国人。中国人掺杂其间，至多不超过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这些外国人男女皆有，多为青年和中年。他们或高或低、或胖或瘦，肤色、气度各不相同。令人很难一眼判定哪些是欧罗巴血统，哪些是中亚特色！但他们却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都穿得极厚、厚得不可思议！

7月底，正是北京热到顶峰之际。我们平素全穿得衣冠整整，此刻却一律短裤汗衫。就这，依然大汗不止；恨不能扒皮。而这些外国人却无论男女，一律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或皮茄克。不仅如此，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套穿：一件套一件！只要还能往身上穿，就想尽办法穿上。一直穿得四肢几乎无法伸曲，浑身臃肿得像是在度寒冬腊月！

这是为了减轻行李重量！

据说，不久以前，北京站对国际旅客还没有限制行李重量。即使有，也并未认真执行。原因很简单，这趟列车自开通以来，一直是俄国人富足而中国人穷困，所以用不着担心俄罗斯人会背着大包小包上车。而近几年，情况大大地变化了，随着中国市场的空前繁荣，这趟列车竟变成了中国商品的“专运列车”。尤其是国际倒爷的加入，更使列车上出现了令人瞠目的奇观：卧铺包厢从地面到厢顶全塞满了货物，人无处睡，只好齐刷刷地躺坐在走廊上。于是乎，北京站对旅客携带的行李重量变得重视起来，严格规定一人只能带 35 公斤。除此而外，可办理 40 公斤的托运行李。超重部分，按公斤加罚钱。

即使这样，倒爷们也宁罚多带！

一位矮小的俄罗斯人气喘吁吁地拖着两包行李从我们面前走过。这两包行李是如此之大，以致他根本无法背或抱，而只能拖。他光膀子套穿了两件羽绒服，敞着怀，下身是短裤，这就更使他的模样圆滚滚的，显得非常滑稽。厚厚的羽绒服限制着他，使他无法使劲儿，于是只好闭着眼，咬着牙硬拖。拖不几步，热得停脚大口喘气，眼皮不停地朝上翻，一副割舍不下又奈何不得的模样，逗得周围的站务员也忍俊不禁。

站务员一一查验护照和车票，又用很大的磅秤为每一位旅客的行李过磅。我们这才想起，我们的行李尚未过磅，护照和车票也还没被查验。于是主动找去。站务员一听，眼珠子立即瞪圆了，口气极凶地说：

“是从哪儿进来的？为什么不过行李？”

又一迭连声地命令：

“去拿过来！马上拿过来！”

于是我们匆匆取出护照和车票，匆匆去提取行李——

按我们的理解，我们带的行李相当多了！起码，方便面每人都

有一整箱。但是和周围其他旅客一比较，我们这点儿行李又太微不足道了——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站务员只看了一看我们的行李，脸上便立即有一种诧异。等接过护照和车票，竟连行李也不称了，直挥手说：“走吧走吧。”

又对同行们叮嘱：“不用过行李！这都是公务护照！”

7点过后，国际候车室通往月台的大门被打开。这是正式放行。

列车员是俄罗斯姑娘。穿着裙子。她验过我们的护照和车票，让我们登上列车。

我本能地打量了一下车体：绿色的车体几乎与中国的车体一模一样。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旧式车体，很结实，板壁用料很考究。走廊里铺有地毯。我们乘坐的是二等铺，是四个人一间的包厢。俄罗斯没有中国那种大通铺似的硬卧车。

车窗是从上往下压放的，这与中国车窗恰恰相反。厕所在车厢两端，没有单另的洗漱间。车厢端头设有小锅炉，是用电烧——我们非常欣慰。对中国人来说，只要供应开水，其他问题就好办多了！

包厢里边的设备应当说都很考究。只是卧具让人感到不舒服。很脏，很旧，显得油呼呼的。并且床单枕巾的颜色杂驳不一。也许，这是俄罗斯轻工业不发达的一个缩影！

俄罗斯的车体比中国车体宽大，所以卧铺也相应地宽大。但真正在卧铺上躺下时，我这个1.75米的人竟然刚刚伸展腿脚。原因在于卧铺靠走廊的一端空出了半尺左右距离，是专供旅客挂放衣帽用的。

显然，俄罗斯人很注重出门在外的衣帽。为了衣帽笔挺成型，宁可让腿脚受委屈。

女列车员走来,对我们咕噜噜说了一通话。我们全傻眼了:她说些什么?

比划了半天,才终于听出了个别单词:“香烟”、“不允许”——再顺着她手指方向看墙壁上的图示,那上面有一根袅袅冒烟的香烟被打上了叉叉。于是明白过来:不许在卧铺房间里抽烟。

大家忙点头,用英语说:“也是也是。”

晚上,大家睡得很晚。躺下很久,我仍然毫无睡意。

这次出国,名义上是作家协会组织的一次访问,实际上是我们几位写作者自愿结合而进行的一次体验和观察生活的远征。

我们到了国外,必须自己找住处、找饭店。必须自己购买车票、办理一切……由于许多事务性的工作都由我来承担,包括联系莫斯科的熟人来接车,所以我心头的负担特别重。

我打开笔记本,除了两张大大的世界地图无法夹放进去,笔记本里夹放着此次“远征”所需的一切“法宝”。这其中,很重要的是几封来信。它们为我们介绍了莫斯科、罗马尼亚以及其他一些东欧国家的情况。

介绍罗马尼亚情况的是布加勒斯特华语系老师鲁米尼察小姐。她来信回答了我提出的几个问题——

……住旅馆:单人床房间每天 16000 列依^①。双人床房间 21000 列依。当然,也能去住私人房子。一套房子(两三个房间)一个月付 150 至 200 美元。

在中档饭店一天吃三顿饭大概要 2000 列依才能吃饱。

在布加勒斯特可以去《全国旅游社》租罗马尼亚车。费用

① 1992 年 8 月,列依与美元的汇率约为 370:1。

是：公里数有限制的每天 19 美元。没有限制的 3 天 192 美元，7 天 348 美元，14 天 696 美元，20 天 1044 美元，一个月 1392 美元……

这相当惊人！

单人床房间我们根本不敢想，问题是两人一间的房费折算下来，每天也至少要付 50 多美元！如果再加上吃住交通，那么按预定计划执行不到一半，我们便不得不因为囊中羞涩而打道回府。要知道，我们这趟出国基本上是自费！

当然，可以去租私人房间。但这样，就必须有当地人牵线。否则会因为缺乏信任而一事无成。问题是这个当地人届时能否找到呢？不错，可以去找鲁米尼察小姐。但她 7—8 月份要去黑海休假，休假之后又要飞往中国进修……

匈牙利的物价情况就更惊人了。

一位武汉的朋友 5 月份才从匈牙利回来，他告诉我，他与他的同伴在一家宾馆住了一夜。当然，是相当好的、三星级的宾馆，交费是用德国马克。折合美元约为 108 元。他们又去一家“台湾酒楼”吃饭，花掉 40 多美元。当然，这是头一顿。老板格外狠心地宰他们。以后天天去吃，老板一看有长生意做，也就客气多了，以十分优惠的价格照顾他们。但即使如此，每顿饭交付六七美元是最少的……这位朋友建议说：如果我们想省钱，那么可以找欧亚大旅社。那里住的全是出外闯世界的华人。据说一晚上只收几美元。另外，从布加勒斯特坐飞机到布达佩斯，来回需 220 美元左右。如果想省钱，可以坐火车去。火车很多，也很方便。只是过境麻烦不少……

为我们介绍莫斯科情况的是我的朋友霍明。他当年曾与我一起，在宝鸡车站货场当过工人，以后又随母亲回俄罗斯定居。他写

信告诉我：莫斯科的物价不贵。去莫斯科住旅社，3—5 美元就可以。当然，条件是一般的。吃饭大约一美元一顿。吃得相当可以。至于其他价格：从莫斯科飞回北京的飞机票价约七八百美元，据说有季节差价，比较灵活。从莫斯科到布加勒斯特的火车票价 58 美元……

而另一位才从莫斯科返回的朋友则电话告诉我：目前莫斯科特别乱。外国人，包括美国人、英国人都有被杀被抢的。而在遭害的各色人中，中国人首当其冲。到莫斯科去，最大的不是物价问题，而是安全问题……

这些向我传递信息的人都是品质忠诚的朋友。他们的所写所说毫无疑问全是事实。问题在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感受和结论也就不同。而我们进入莫斯科，会被抛置在一个什么环境中呢？

在国际列车上

第二天一睁眼，车已经过了沈阳。

我们无事可干，于是满车厢找中国人说话。紧接着我们包厢的是河南平顶山煤矿的几位老兄。而顺序挨着他们的又是他们的同伴。他们是到俄罗斯考察的。据说，他们每人出一万元人民币，由深圳一家公司组织了这次考察。深圳出而的是一位姓吴的经理。40岁上下，很派头也很精神。另一位是个女的，约近50。她的丈夫在莫斯科。听口气，在莫斯科方面负责接待安排的就是她丈夫……

平顶山矿务局这几位老兄都很豪爽。我们很快就谈熟了。他们告诉我们，此行他们在莫斯科待一星期，之后去列宁格勒，除旅途外，全部日程约为半个月。又问我们去哪里？主要任务是什么？我们一一告之。

正说话，小郑来找我们了。他是外车厢的。我们认识他完全出于偶然——昨晚车开后不久，我正躺在卧铺上休息，忽然有一位年轻黑人

站在包厢门口，指着我们茶几上那一堆东西，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我正在莫名其妙，一位个子高大的中国小伙子走过来，他告诉我说：“这个黑人想问你要茶几上的烧饼。他说他很饿。”

我恍然大悟，这才发现黑人果然不停地指自己的胃。于是顺手拿起一个烧饼给他。

他接了饼，伸手在衣袋里掏摸。

中国小伙子又翻译说：“他说要给你钱。”

“不要钱。送给他了。”

小伙子用英语对黑人说了一句。黑人收起钱，一只手放在胸口，模样很虔诚地说：“桑克欧维尔麻吃。”

年轻黑人走了，小伙子却走了进来。走进来前先环看了一下四周，说：“你们是公派的吧？”

我们答是。

他说：“我一看你们就是公派的！”

我们问他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

“这还用问！”他说，“看看你们这间屋子，什么也没有！”

我们行李架上明明塞得满满堂堂，他却说什么也没有。这真不可思议！

我们聊起来了。他告诉我们，他姓郑。郑州的郑。过去是北京排球队的。现在不干了。现在是专业干买卖。是“国际贸易”。

我们问他生意怎么样。

他说：“还行。走一趟也就是赚1千美元吧！”

1千美元，即使按官方价兑换，也有五六千元人民币！这相当于作家们写出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了！

何况，这还不被扣税！

我们向他打听俄罗斯目前的情况。他告诉我们，俄罗斯现在商品奇缺，所以俄罗斯人几乎是见什么买什么。整个市场就像一

块巨大的海绵,不管什么商品它全能吸收和消化。常跑这趟车的人都有了经验,在伊尔库茨克之前不出手东西。等火车一过伊尔库茨克,每个火车站上都等满了人,手里拿着大把大把的卢布。那情景,简直就像当年老百姓人山人海地等着欢迎列宁!

他说:在这趟列车上,皮茄克是最抢手的商品。他每次带 100 件皮茄克,用不着到莫斯科就全部卖光。卖时收卢布,到莫斯科后再高价兑换成美元。

他说:俄罗斯是个好地方。要是从二连过境,感觉就太明显了。火车一进蒙古,一片黄。而一进俄罗斯,一片绿。真是和油画似的!

他提醒我们:过境后一定要多加小心。现在俄罗斯境内干什么的都有。有的上车来谈生意,顺手牵羊就叼走了你的钱包;有的不上车,火车靠站以后,他在车下,看包厢内没人,手伸进来偷东西。有的则干脆打碎窗玻璃,用勾杆钩……晚上睡觉务必警觉。包厢门务必锁死。最好是用绳子将门锁绑牢……

我们问他:如此劣等的皮茄克,能卖出好价钱吗?

他说:不成问题。别看这些茄克是猪皮面料,可俄罗斯奇缺,所以大受欢迎。上一次他带的 100 件皮茄克,每件卖 5000 到 6000 卢布。

我们又问:5000 或 6000 卢布是个什么概念?

他说:现在俄罗斯市场上大约 150 卢布换 1 美元。这一折算,6000 卢布等于 300 元人民币。

这确实是利润诱人的生意!一件皮茄克净赚 200 多元。100 件就净赚 2 万元。无怪乎每一个人都没命地多带!

像是印证他的话,在隔壁包厢里聊天的伙伴们也带来了新的信息。隔壁包厢吴经理铺位对面睡着的是一位波兰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带着自己的女婿做帮手,8 天一个往返(坐火车到莫斯科 6